

那么，星系是宇宙之花了。那么，人类是地球之花了

听花开的声音

□卞毓方

花房设在阳台，阳台的外面是莺飞草长的柳荫公园，公园的树梢衬着一排果果的春阳，阳光肆无忌惮地染亮我沙发的靠背，我背倚沙发半躺半坐，双腿搁在圆凳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迷迷糊糊地睡了。

蓦地惊醒，是听到了——花开的声音。

这是第二回了。

第一回在前天，不，大前天。也是因为伏案过劳，身心俱疲，索性步出书斋，移坐阳台，捧一本书，权作休憩。没承想才翻得几页，就让暖融融的阳光拽入了梦乡。恍惚中，捕捉到花瓣舒张的翕动，若呼若吸，若吟若哦。我一个激灵，醒了，四处张望，啊！是蝴蝶兰，扇着翅膀悄然吟笑的蝴蝶兰。

我把惊喜报告夫人。

“你神经病！”夫人说，“花开的声音，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，要用专门仪器”。

我不服气。我明明听到了。

我的听觉一向敏锐，能把一切细微的声波放大十倍百倍。以前人们说我神经衰弱，医生也是这么诊断的。我睡眠时，需要严格的安静，同室的鼾息、时钟的咋噪、水龙头的滴漏，固然属于困扰，就连室外的风喧、深巷的狗吠、远处隐隐的市嚣，也令我辗转反侧。

住所背对马路，面临公园，闹中取静。只是也有微憾，公园里

有数湾湖塘，每年惊蛰前后，自暮至夜，水浒草泽雄蛙群体求偶，闻而啼，此呼彼应，如瀑布如潮。戴复古古诗曰：“身在乱蛙声里睡，心从化蝶梦中归。”我可没有那本事，唯一的应对，就是关严窗子，塞紧耳塞，实在不行，服一粒安眠药。

那是两年前春末夏初的某日，我边翻书，边听歌曲。是《驿道》合集，三十位男女歌星轮番炫技。很酷，简直像打擂台。第四位是邓丽君，甫一开口，“夜深沉，声悄悄，月色昏暗——”，我旋即震撼了，震撼了而且扔掉书本正襟危坐，贯注全神，惊讶那歌声不是从丹田迸发，而是从茫茫太空九重云霄倾泻而下。

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，语出《三国志》。

周郎就是周瑜，天纵英武，而且雅善音律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抚琴女子偶尔按接一个音节，他也能瞬间警觉，并且朝女子扬眉一瞥，以示提醒。我耳笨，这种幽微之“误”是听不出来的，但是唱得好还是不好，总归是茶壶里煮饺子——心里有数。

前面三位歌星，名字忘了，听其中最佳者亮嗓，顿时想起王勃的诗“爽籁发而清风生，纤歌凝而白云遏”——这是写在《滕王阁序》里的——称得上是人籁、地籁。

唯邓女士的歌喉，令我想起王

勃的另两句诗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不折不扣的天籁。

天籁、地籁、人籁云云，出自庄子的《齐物论》。籁，是古代的一种管乐。天籁，指自然界的声响，如风声、鸟声、流水声。

既然风声、鸟声、流水声皆为天籁，那么，蛙鸣岂不可与之并列？

既然青蛙为益虫，蛙鸣可以归为天籁，我的耳朵为什么如此缺乏修养，抵死不肯接纳？

随即上网，点开一首熟悉的《森林狂想曲》，那里有大自然的百种吟弄千种喧闹，其中，间杂着蛙鸣。

听了，觉得不过瘾，夜晚去公园，蹲在湖塘草岸，录了一段蛙界歌手的合唱。

接下来的聆听，我不说，你也猜得到。在既往，那是蛙鸣鹤叫，蛙鸣狗吠，蛙鸣蝉噪，听觉的重度污染；如今，观念一变，感情随之升温，那是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，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此曲只应乡间有，城市哪得四闻回！

蛙鸣为了求偶，求偶为了繁衍，繁衍是亿万年宇宙进化赋予生物的本能，是最大的爱，最高的善。我从雄蛙的引吭高歌中听出了气质、音色、音量，听出了亲爱追欢、琴瑟和鸣、海誓山盟，听出了乾坤一理万古相传的生命密码，不，密码。

我特意为它配上钢琴曲《梦中的婚礼》。

我对户外的其他声响，曾经认为是噪声的，如风啸、狗吠、蝉鸣，也日渐滋生爱生，那都是物天广乐的自然生态，是万物生而享有的“自在权”“自如权”。

过了一段日子，蛙哥蛙妹谈情完毕，进入婚配，生男育女，昼劳夜作。歌声停歇，我倒觉得寂寞起来。

今日，刚才是，我在朦胧中再次听到花开的声音，细细碎碎，偶偶切切。睁开眼，阳台高高低低搁着数十盆花，大半盛开着，一律掩口笑，让我糊涂了，难以判断究竟是杜鹃，还是水仙；是月季，还是山茶。想给夫人说一下，又怕再惹嘲讽，我就掖着，自个偷着乐。

花是草木的性器，植物学家如是说。花是示爱，求爱，楚楚怜爱，秦欢晋爱。生命的真谛，在于繁衍。那么，星系是宇宙之花。

那么，人类是地球之花。

难怪多子的青蛙曾被视作“崇拜”

寒夜
(岩彩)

□林国强

白石与红砖垒起不曾褪色的精神立面，镶嵌着先辈打拼的身影。两千米瘦长驿道，藤般捆扎在东南的山海腹部，担起五百年历史的厚重。

被誉为“官马大道”，流动着大明王朝的商业指南与气息。那条蜿蜒于清源山北的荆棘小径，少了缠绵的风月；贩夫走卒竹杖芒鞋，跋涉的步履，绕过尘土飞扬的平仄山梁。

日子太平是把淬火的锃亮钥匙，重新打开五百年前尘封的枷锁

驿道古街
(外二篇)

□万代辉

融合，在贫瘠中播撒，血性铺就诗意的栖居，灵魂浴火重新出发；回望远方，许以浮云的寄托。

以山地为伍，数百年勤耕苦读繁衍生息，贲张的血脉存儲强大的生命基因，一方土地由此风生水起。

落地二进三开间的家庙，门柱上“燕南无二族，惠北自一宗”的楹联，贴上赵氏家族集体的历史记忆。

日子太平是把淬火的锃亮钥匙，重新打开五百年前尘封的枷锁。在历史的折页中，拾掇一段传奇，展现一幅风卷云舒、波澜壮阔的纷呈画卷。

板凳龙灯

大山把千年的心守住，村庄的日子，在一盏盖的岁月如花里次第绽放。家的元宵，不一定有明月当空，但心中有梦想，定是一轮朗月高悬皎洁。

樟脚村落，在砖石的勾缝中衔接民俗风貌。过年行香的告慰，家是列祖列宗的精神祭坛。黄发垂髫捧出滚圆的大红灯笼，在一条条板凳上串成浩瀚的星河。

入夜龙舞转动，穿过田间和村头，在礼花和鞭炮声中，把火红的祝愿送入一扇扇敞开的纳福门庭。

肇明初抗元的壮举，以灯为号同仇敌忾，精神的烛光代代相传。陈姓赵姓、王姓刘姓，心往一处使，奋力抬起几百年朴素的农耕文明。

灯俗话是丁，是兴旺，是纽带与凝聚，是团圆和未来。

家园因灯而一派祥和，团结的力量在板凳间延续传递。家园是幸福的民心港湾，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，是千百年间的守望相助，悬挂于心历经百年不熄。

挥、挪、腾，气吞山河，虎虎生风。每年各姓氏轮流打头阵，而各姓氏打头的则是新诞生男的父亲或刚连结经理的新郎；黑夜喧嚣如白昼，配以鼓乐，一团喜庆在房前屋后流光溢彩。

板凳是一张张归返和启程的车票，是咫尺的守望，是天涯的牵挂；是情意，是向往，是照亮心头的那轮圆月。只要岁岁年年龙腾虎跃，樟脚村庄的元宵灯火将永不熄灭。